



东亚地区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李晓岗(2005. 6)

美国是影响东亚地区关系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与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关系，比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要好，例如，美日关系、美中关系好于中日关系，美韩关系好于中韩、日韩关系。美国的这种特殊角色，造成它对东亚地区关系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9·11”后，由于忙于反恐问题，美国没有足够精力干预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但从最近情况来看，美国的注意力又有向东亚转移的趋势。

东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回升

布什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反恐色彩逐渐淡化，外交政策开始向“9·11”前回归。对付所谓“流氓国家”、应对潜在大国挑战的言论重新抬头。东亚地区由于同时存在这两类问题，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开始回升。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戈斯在国会听证会上声称中国的军力“威胁”到美国在亚太的驻军，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十分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美日两国“安保共同宣言”第一次把台海局势列入关注范围，美国极力阻挠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等等，都说明东亚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在回升。

从大的背景来看，有三方面的因素促使布什政府重新关注东亚。首先，反恐问题开始淡化是主要原因。在国外，由于塔利班政权被摧毁，基地组织瓦解，利比亚“改邪归正”，美国面临的明确的、有形的威胁被清除，“眼中钉”被拔掉，恐怖分子已无法对美国发动有组织、有系统的攻击。在美国国内，关于恐怖袭击的警报显著减少，美国公众对恐怖问题的担心减弱。由于国内外恐怖威胁的下降，布什政府的反恐言辞明显减少。反恐压倒一切的局面发生了变化。

其次，伊拉克大选后，虽然局势仍然动荡，但大势已定，伊境内恐怖袭击事件的规模和次数明显下降。同时，中东、中亚发生有利于美国的社会政治变化，巴以问题出现缓和迹象，黎巴嫩爆发反政府运动，叙利亚顺应国际社会要求从黎撤军，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政权和平更迭，建立亲美政府。上述变化使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战略压力减轻，因此能够腾出一部分精力，回过头来关注因反恐战争而被忽视东亚地区。

第三，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虽然硬实力仍然无可匹敌，但软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国际形象大打折扣。美国因此希望在东亚地区采取措施，维持和加强自己的影响力。

美国的东亚政策

美国的东亚政策服务于一个中心目标：维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具体说就是在避免大国对抗的同时，确立有利于美国的大国间力量对比，即布什和赖斯所谓的“有利于自由的力量均衡”。这一目标既强调实力又重视价值观，声称有利于美国的实力均衡就是有利于“自由”的均衡，体现了美国外交思想上重视实力的现实主义和强调价值观和国际机制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的结合。

当前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这一目标主要受到三个问题的挑战：朝核问题、台海局势、中国崛起和东亚一体化。

美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依靠两种手段。首先是依靠绝对军事优势进行威慑。把加强美国军事力量作为首要任务。美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增加军费、加快军队转型、开发和部署新的武器系统、调

整在东亚地区战略部署等，目标是要使美国军事力量强大到迫使其他国家自动放弃与之竞争的“念头”，企图依靠军事优势对朝鲜进行威慑，在台湾问题上牵制中国。

其次是重视大国关系，美国认识到大国关系直接影响东亚地区的稳定，大国对抗得不偿失，因此强调大国间的合作和平衡，但这种合作是美国主导下的。通过合作，密切大国关系，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维持台海现状，并试图在合作中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心怀疑虑，因此试图通过加强美日同盟，巩固美韩、美澳同盟，修补美欧关系，发展美印关系以及继续对台军售等做法，牵制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就布什政府对大国关系的重视来看，美国不会容忍“台独”势力一再制造台海紧张局面，破坏中美合作的大局。

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从地理上说，美国是东亚地区的“局外人”，就现实而言，美国又是东亚事务的参与者和“局内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这种双重身份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局内旁观”。美国利用这种双重身份在与东亚所有主要角色的关系中，推进美国的利益，防止这一地区出现大国联合。例如，就在鲍威尔称中美关系处于“最好时期”的时候，拉姆斯菲尔德则赞扬美日关系现在处于“最佳状态”。避免大国对抗，加强经济贸易往来、淡化人权问题，有利于中美扩大合作关系。牵制、中国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对中国力量上升的担心。提升美印关系，迎合了印度希望做大国的愿望。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也为东南亚国家欢迎。但美国通过利用东亚国家间矛盾，与东亚大国分别发展关系，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做法，损害了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团结和互信，阻碍了这一地区的一体化。从长远来看，会在这一地区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抵制。

（《学习时报》2005年第287期）